



AI生成图

擦亮星星的男人

□谢志强

一条小河，穿过小镇。岸两边都是老宅，青砖黑瓦。岸边有河埠头，早早晚晚，河埠头总会有洗衣洗菜的人。洗衣洗菜都是女人的事儿，常常是女人不约而同地到埠头，边洗边聊，有说有笑。说到兴头处，还会撩起水，水花飞到另一个女人身上。

他是河埠头出现的唯一的一个男人，早晨洗菜，晚上洗衣。他系着围裙，一个老式木盆，端着一家人的衣物，甚至有女人的短裤、胸罩，他也不避讳。

他一到，埠头的女人，就收敛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发现，埠头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

小镇就传起了闲话，好像他是一个陌生人（小镇很古老，难得来陌生的外人）。远远近近，居民指指戳戳，咕咕喊喊，可是，他挺直腰板走近了，那些人就像没事一样，又会远远地对他的背影，指指，说话。他就有了家庭妇男的外号。

他在别人（特别是男人）的目光里看出蔑视——看不起。女人们也不待见他。天热，一天要一换内衣内裤，晚饭后，他端着木盆来到河埠头。一级一级台阶，最低的台阶已深入水中。他那个位置空着——给他留着。

不一会儿，他发现河埠头只剩下他一个人了。好像他那木盆里泄露了女人们的隐秘。

女人们嫌弃这一点，他倒不在乎。不过，他也识趣。他推迟了洗衣服的时间。晚饭后，他坐在一把小竹椅上，就坐在门口，门前是一条石板铺的街路，路过人，他会打招呼。饭吃过了吗？吃过了。只是对方的目光诡异，像是疑问：今天怎么不去做女人的事儿了？

2.

他笃笃定定喝着茶，望着河埠头，等到埠头空了，夜色浓了，灯走了——有的女人洗衣，还带着灯，有罩子的灯，或手电筒。他起身，仍是惯常的形象：端着堆出盆沿的木盆，走向河埠头。那样，错开了，河埠头的女人就不会尴尬了。

岸上房子的窗户流出的灯光和天上洒下的月光交织在一起，伸入河水的埠头，弥漫在朦胧的光中，他像是一块浓缩的夜色。

没人关注他，他自在多了。石阶上的搓衣声，衣服在水里的浣动声，都由那块隐约的黑影在创造。

有一天晚上，河埠头亮了。大概检查到晾干的衣物有污渍没洗净。他特意买了一盏应急灯。洗完，归家，他插上电源充电。应急灯放在上边的台阶上，像舞台的聚光灯打向人物，把他手下的衣物都照亮了。

他似乎享受着寂静的夜晚。天上闪烁的繁星，河里潺潺的流水。他洗好了一盆衣物，舍不得立刻起身，欣赏着夜色里的

3.

有一天，他仍然不急着离开河埠头，蹲在河埠头，看着天地循环的水，那么眼前的水，又是何时的水？突然发现，水中星星闪烁，好像夜空上的星星都掉进了河流中。

他试着伸手去撩，竟然撩起了一颗星星。不是做梦。手掌中的一窝水中，确实有一颗星星。好像星星钻入了污泥，或许星星衰老了——毕竟日复一日亮着，说起来，他未出生前，星星已在天空中了。而且，河水不再像早先那么纯净——饮水已用自来水，小镇建了自来水厂。

他掏出手帕，蘸了河水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那颗星星。然后，像放生一条小鱼那样，把展开的手心浸入水中，星星顺流入水，仿佛回到了夜空。

就这么，掬一颗，擦干净，放入河水。不知不觉，擦拭了好多颗，他忘了数了。

小镇笼罩在夜色里。他笑了，好像自己是个贪玩的小孩。妻子第一次出现在河埠头，以为他在河埠头睡着了。衣服被河水冲走了吗？什么时间了？早该回家了，你在干啥？

他把早已关上的应急灯递给妻子，他端起一盆衣物，笑了笑。

遇上啥好事了？

他仍笑，不响。即将进门，他突然问：今晚的星星是不是亮了许多？

物事，还得意地想，小镇里的人们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静静地观察夜景吧？

两岸的窗户，像合上眼一样，熄灯。他回家，总觉得一盏灯在他心里亮着。妻子、儿子已入梦乡了。他悄悄地在天井里晾好衣物，轻轻地钻进妻子旁边的被窝。黑乎乎的屋子里，他睁着眼，河埠头的情景展现出来，好像应急灯留在了河埠头，探照河流，偶尔有一条鱼跃出水面，泛起一个涟漪，迅速被河水平复了。一条鱼，他想象水中有一群鱼，追逐，逆流而上。他笑了，像有一次在梦里笑，妻子摇醒他问，他摇头，只说：好梦，不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

河埠头洗衣物的女人可能是照顾他，说笑少了，赶什么戏文一样，比过去提前离开，好像不忍一个男人洗到那么晚。

他又获得一个名称：有洁癖的妇男。当然，没有人当着他的面叫过。他的耳朵对声音敏感，听见了，一笑置之。见了面，他仍主动打招呼。说天气，问吃饭。

第二天，像学生上学迟到了那样，他来到镇文化馆。馆长搜集过民间故事，还出过一本镇里的民间故事集。

馆长开了个玩笑，说：你到我们馆里亲自来检查卫生吧？

他一副诚恳求教的样子，说：馆长，我知道你是行家。我带着两个问题来请教，一是，你搜集的小镇传说里，有没有星星的故事（他指了指有太阳的天空）？二是，我们这个古镇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没有一个古老的手艺，专门擦拭落在河里的星星？我猜，这门手艺已失传了。

馆长笑了，说：你听说过这方面的传说吧？我陪你去采集，最好见一见这个人。

他摇头，笑着，说：我就是问一问，有没有可能有？

馆长说：没有，你就编造一个，下次重版，可以收进，你想好了，你口述，我整理。

他似乎有点失望，起身告辞。

即将退休的馆长冲着他的背影，嘀咕：别人都越长越老，这个人越长越小，一脸的孩子气，怪不得呢。

他知道，自己说了擦星星的奇迹，别人不会相信，他认定，要是有人在场，河流中就没有星星了。（本文获“陈赞一博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奖”）

看戏

□臧世翮

村里来了个戏班子演戏。

台下的场地上，整整齐齐摆了不少同样的塑料凳。许多村民为抢占好位置，老早便陆续到达现场，开演之前已座无虚席。

戏是喜剧，很好看。观众特别专注，精彩的表演不时引起看客们哈哈大笑。

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有几个人便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。紧随其后，又有部分人站了起来。

“前面的坐下，后面看不见了！”

“自觉点儿，别光顾自己！”

“……”

说归说，怨归怨，前面的人不理那个茬，依旧站着。

没办法，后面的人索性也都相继站起来。

全场的人几乎都站起来了，个头齐刷刷的差不多高，又挡住了视线。有人便踮着脚看。前头的踮着脚，又挡住了后头没踮脚的，结果后头的也都纷纷踮起了脚。

大家就这样踮着脚、伸长了脖子看戏，每个人都累得够呛。

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厉声命令大家都坐下，谁也不许站着！并让其他村干部监督。

迫于压力，大家便纷纷坐了下来。

还是坐着舒服呀！

干嘛要站起来呢？

踮着脚多难受啊！

大家都安安稳稳地坐着，跟都站着、甚至都踮起脚，效果是一样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何必不舒舒服服地坐着看呢？！

大家都这样想。



AI生成图